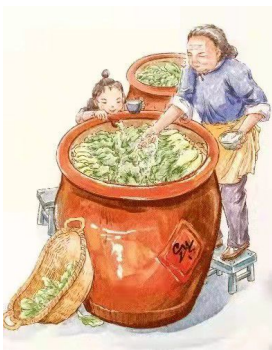


【清浅时光】

腌菜石

刘利元



老妈原来要腌腌菜的,不料弟弟横加阻拦,说那东西水了把吧的,搞不好要起霉。老妈想想也是,反正也不是什么稀罕吃的,有水有益就能腌,不腌就不腌吧。以前没坐过飞机,据说超重罚款能抵一张飞机票,老妈愣是被吓唬住了。

老老妈带了两个塑料袋,进门从里面掏出一大堆塑料袋,大的,小的,红的,黄的,白的,黑的,都装得鼓鼓囊囊的。一只整羊切切块,肋骨捆在一起,后腿和后翅捆在一起。半扇猪切了,猪里脊,五花肉分割得齐齐整整。还有孩子爱吃的麻花,油果子,我爱吃的羊羔子。翻来拣去,不见腌白菜和腌酸菜。媳妇说:“早流水了,怎么我爱吃的您没带呀?”

别说媳妇,这两样东西我也喜欢。腌白菜是做猪肉烩酸菜的主料,若没有它,纵使猪肉品相再高也是白搭。烂腌菜名粗味不粗,秋冬季节,农家院里都摆有几口大缸。新菜收获了,陈菜见底了,把大缸从里到外洗刷干净,提几桶清冽的井水倒进去,买几包晶莹剔透的粒盐撒进去。现收的萝卜和白菜,刚刚从地里刨出来,还带着水灵气儿。萝卜削皮,白菜撇去老梆子,咕咕咬咬往缸里扔。缸口虽大,毕竟容积有限,不一会儿就被塞满了。

一年365天,农家的日子长着呢,就这么点儿存货,怎么能度过冬春的菜荒时节?别怕,自有办法。这时在院墙上晒了一个秋收的腌菜石就派上用场了,用手掌把石头表面的干草拂拭掉,再用一瓢清水冲,湿漉漉地压到菜盆里。别看那白菜萝卜刚才还呼呼呼呼的,见了腌菜石立刻就蔫巴了,一两天的功夫缸里就空出一半,先前那

些满不在乎的愣头青全部被压在缸底。

于是农人抱起石头,再往缸里添菜,如此翻来覆去十几次,直到缸里被填得满满的当当,再也找不到半点空隙才会停下来。心细的人,会把腌菜缸搞得五花八门,琳琅满目。秋收了,各式各样的蔬菜多了去。看到葱就揪几把葱,看到蒜就揪几棵蒜,看到黄瓜就揪几根黄瓜,看到芹菜就揪几捆芹菜。正如一句话:时间是海绵里的水,只要愿意挤总是有的,反正腌菜石厉害着呢,隔几天就往下压几寸,不愁没地方。

看我们失望的样子,老妈说一个腌菜有什么难的,我给你现腌。老妈不识字,先让老爸领着她在小区附近转悠。由里到外,由近及远,慢慢熟悉地理位置。忽有一天,老妈像孩子般兴奋,说咱家住西边不远有一个农贸市场。她说的没错,我们家是地走了,所以骗她说周围没有卖的,想吃什么我们买回来。老妈让我带她去,我说没空,让她自个带去吧,媳妇也说不去。不是我俩懒,是这里的气候不那北方,这么热的天,估计不等腌过来,菜就臭了。老妈对老爸说:“咱俩去吧!”老爸说:“咱的话人家听不懂,人家的话咱听不懂,怎么说?”老妈生气了,说:“你不去我自己去!”老人正气呼呼地开门呢,孩子从书房跑出来,不一会会儿,奶奶孙子满载而归。孩子手里提着一只塑料袋,桶里装着几袋盐。老妈手里提着几兜菜,有胡萝卜、白萝卜、红萝卜。老妈说,有些东西差不多了。我问孩子,奶奶是怎么买东西的?孩子说,奶奶想买啥了就用手指,称重后掏出现钱来让人家找零。我知道,老妈一辈子

又不是为了备耕备荒,不用一瓮一瓮往窑里压。老妈说,你不懂,腌菜一定要用石头的。

隔了一晚,水桶冒了泡,萝卜头、菜叶子全都浮在水上,老妈眉头紧锁,愁容不展,自言自语说,找不到石头,这菜要坏了。清晨起来,老妈让老爸继续带她到附近转转。家里也没事,去外面转转对身体有好处。估计老爸对周边环境都熟悉透了,也就没多问。中午吃饭时分,两位老人一前一后进了门。两个人铁着脸,围着灶台。老妈埋怨老爸眼神不好,近一上午找不到一块石头。老爸抱怨说,尽瞎跑,耽误了做饭。她满脸乐了,说:“不就是个咸菜吗,超市有的是,今晚我带你们去。”

饭桌上,两位老人还是气呼呼的,谁也不理谁。媳妇要劝解,我说算了,几十年了一直都这样。家里装了高点播机,给老爸老妈备好他们爱看的电视节目,我俩就上班去了。下班回来的路上,媳妇说东环路上新开了一家乐购超市,里面有许多北方菜,咱们去看看。打开家门,发现电视机关上了,屋子里没人。打手机,关机了,估计是没电了。冬天天黑得早,才六点多太阳就落下了。媳妇说:“人生地不熟,话又不通,快出去找块吧!”

估计在小区附近,上竹排街看看,没有。上江华路口,也没有。上南水市场,还没有。几个可能去的地方都没有,跑来跑去,急出一身汗。想找电话,发现手机落家里了,于是跑回来。刚进小区,发现老公冲东冲西地走进院子,一人手里提着一把菜,一人怀里抱着一颗石头。我问他去哪儿了,他说下午出门发现河上有座

桥,河对面有座山,他们过了桥到山上找石头去了,顺势还挖了几株野菜。看山跑断腿,那山看在眼前,走一个来回,足有十几里路。

有石头和没石头,腌菜菜果真不一样。浑浊的盐汤立刻澄澈了,鼓鼓囊囊的青菜萝卜脚即苗菜了,棉口泛起的那层白沫也不见了。有了石头,老人说话也有了底气,说空口菜就靠心石,菜不压就不心,心不压就不香了。过了三五天,老妈端一盘咸菜上桌,让媳妇尝尝,看是不是和老家的一个味。媳妇夹起一条萝卜,用舌头舔舔,再用牙齿尖细细咬,闭上眼睛慢慢回味一会儿,乐呵呵地对我们说:“就是老家平时吃的那个味儿!”

整个冬天,一家人沉浸在幸福中。今天腌酸菜,明天腌菜肉丝锅贴。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,转眼眼看开了,老爸老妈不能在南方流连了,要回家种地了。老爸说:“闲坐三个月了,要在村里,要开花一季了。劳动惯了,不劳动就闷得慌。”万般无奈,只好收拾东西,准备回家。

前几日整理相册,发现老妈买的那只深红色塑料桶还在墙角堵着,桶里塞满报纸。从桶里取出报纸,发现报纸非常潮湿。用两只脚把水桶夹住,用两只手使劲甩几圈。“哗啦”一下拽了出来,发现报纸被一层层地折叠起来,三层外三层的,好像包裹着什么。我一层层剥开,发现最里面包着一只塑料袋,塑料袋里装着一个硬邦邦的东西,通体发黄,椭圆形,木瓜大小,滑溜溜的,好像是块黄蜡。媳妇听到了响动,问我干什么?我说旧书报太多了,整理一下送到废品收购站。媳妇说,别乱动!那是老妈腌菜的腌菜石,那样包裹好,要发霉啊!

【那年那月】

办事宴

□高雁萍



小时候,村里谁家有了红白喜事,亲戚朋友都要去陪礼。有时间的,还得提前过去帮忙做营生。劈柴打柴烧火,淘灰压水洗菜,蒸馒头做粉条,借桌椅凳搭帐篷,帮忙的可是顶天立地了。

现在办事宴有代东团,一站半舞台,亮个相基本也就没事了。过去可不一样,很多实际的事情,都是代东在那儿代替东家安排。谁负责保管东西,谁负责记账,谁负责烧茶炉,谁负责摆放自行车,谁负责套圈洗盆,谁负责下夜看猫,谁负责五明头蒸糕,谁负责天黑叫人控牲,天亮叫人吃糕,谁负责端盘子,都要白纸黑字写下来,贴在人人能看见的正房玻璃上。我感觉骑自行车满村叫人吃糕那个差事最不好干,一来来得知道叫谁,谁好叫;二来得来回跑,不叫个三回四回,肯定不穿鞋下地。

按乡俗,过去的办事宴最少要吃三顿。头天晚上喝面,第二天早起吃糕汤或黄豆浆,中午那顿,大盒大盘菜还有烧酒,主食是盆里的拖油糕再加馒头。事宴上的馒头黄白切糕,都是圆的,得叫馍馍,不能用刀切。我记忆中,六人桌的年代,席面上最早应该是六个盆,后来发展成八个盆,到十人桌,就有了四拼八拼的凉菜,普通大烩菜也变成加了肉丸子木耳的精美菜,里面的土豆豆腐也都过了汤。过去席面上必须有的还是肉肉菜、丸子和拌绿豆

芽,最后上大烩菜,吃的没可以喊过端盘子的让再给添点儿,直到吃饱为止。其它还有啥菜,就记不清了。

过去家家用的小火炕,一坐坐六个人,过去坐坐。那会儿都在家里办事宴,人多地方小,既使院儿里搭了帐篷,一坐也坐不下,总得吃个两三个盆子(两三波)。这时候,就能看出代东的到底有没有本事,会不会做出让人讨厌的安排来了。我见过事宴上翻桌子的,理由是他的资格满可以坐头蓬子,而且还是很重要人物坐二头,结果代东的大意,把他安排吃一蓬子,这就闹了,闷气闷过了,把跟桌子的,油乎乎的肉条摔得满地,旁边的小孩吓得都瞪大了眼睛。有年边儿,一个舅舅结婚,我没赶上头蓬子,也没赶上二蓬子,看桌上的那个吃个红光满面,嘴角流油,肚里装着,心里气着,最后憋很跑回自己家,吃了个冷馒头。

农村办喜事一般都赶在腊月里或正月里,为的是东西能放住,尤其年前办了事宴,剩下的肉肉呀呀就够一月吃的了。我家远亲戚都分成了几拨,各自带上礼钱去陪礼。最多的一次,一天就有四个陪礼的地方。

我大哥结婚的时候,六人桌已经发展成十人桌。桌子是从招待所食堂里借的,地上摆没摆开,桌上放就只能把桌面架在炕桌上,虽然看着

有点乱不伦不类,但毕竟比小炕桌要气派些。桌上还有两个红纸包,人坐齐了打开,一个里面包着拆掉盒儿的香烟,一个里面包着糕和瓜子。

过去客人少,物价低,人们也不攀比浪费,礼钱也都在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;当然还有只记账不拿钱的,这叫内收。有一年腊月,我爷爷的一个徒弟娶媳,我和妹妹拿了3块还是5块去陪礼,坐的居然是头蓬子。我高中同学毕业后几年就结婚,我们20块钱的礼,等同于现在1000块的交情。

过去人们手头家伙也少,那会儿也没有租赁合同,更没有一次性餐具,一旦要办办事,就得敞开门人满椅子几倍。筷子、盘、碗、桌子、板凳,条盒,啥都得备。为了还的时候弄不错,各家各户的各种家伙上都有用油漆做的记号,我家盒盘子上就用油漆画个小圆圈,后来不知是谁偷了我们的学校的桌凳。平常还好,整个寒假,我们的桌凳,凳子时不时就被拉走了。还回来时,桌子上油腻腻不说,有时上面还挂着一大堆的菜肉,我的桌子居然还出现过一大片红红的扒肉条。

农村办办事宴非常有人情味。过去都是一家人去陪礼,一旦有生病的,坐月子的出不了门儿,坐过席的人回来时,东家总要给拿点儿东西,一块豆腐,一坨粉条,一个儿糕,一块豆腐,还会再给拿一个儿糕猪肉条。

陪礼吃饭也是一次盛大的交流。多时不见的亲戚朋友,因为事宴聚在一起,互相间询问,叨叨叨叨,身体如何,收成咋样,饥荒打完了没,媳妇儿定下没,反正是家长里短,鸡毛蒜皮,话匣子打开了就没完。

如今条件更好,坐席都在酒店,家里不炸糕不熬汤,想去帮忙也没得帮。喜事更是灯笼火把又跳又舞,却少听人说话聊嗑,找人敬嘴,一中午嗓子干的全架喝水。

我现在越来越不爱参加事宴了。

假期回去小住几日。返程的前两天,母亲就皱着眉头在厨房忙碌起来。

她把才从肉市场割回来的猪肉一块一块仔仔细细,将骨头剔出去,说是要给我们吃排骨炖酸菜肉吧,她放在锅里,红烧了。母亲做烧肉,看似很简单,锅底倒些水,撒一把盐,将见方的猪肉块放进去,先大火煮沸,待水分干掉,再小火慢慢炖,一遍一遍地用铲子翻动,火的高温将肉里隐藏的油脂一点一点逼出来,肉色也发白而渐渐转成鲜亮的深红。

母亲说,这些红烧肉是带给我炒菜的,吃时切一切,既方便又好吃,但,我心里是不愿吃的。一来,带着红烧肉乘车颠簸,拎着沉重;二来,路程千里,化开来的红烧肉免不了油腻腻,实在没有妥协的余地;之三,我见母亲的冰箱里红烧肉所剩无几,想着留着给她吃。然而,返程那日走到半路,母亲来了电话:“我把红烧肉给你装在袋子里,回去拿出来放在冰箱冷冻。我家里还有肉了,没有我再去市场买。你们天天上班也忙得不亦乐乎,多会儿吃完了和我说一声。”

母亲装的袋子,可不是一只手提袋,也不是超市里五毛钱的一个购物袋,而是一只容量可观的牛皮袋。袋子里不仅有红烧肉,还有新收的南瓜,有捆了毛乎乎净净的两只鸡,有才做好的年夜饭,拳头大小色泽红亮亮艳的西红柿……

每次回去,一只背包,轻装简行。回来的时候,就成了歌中所唱的“左手一只鸡,右手一只鸭”的负荷状态,活像一个行走的货架。也不只一次和母亲说,啥也别带,这些东西超市里都有,菜市也有,然而母亲总会淡淡地回一句:“这些都是自家种的,超市里卖的哪有这个好?”

母亲大半辈子与土地为生,把土地看得无比珍贵,更把土地上生长出来的瓜果蔬菜粮食视作珍宝。她一次次地带这些东西给我这个远嫁的女儿。其实是把她最爱最好的东西都毫无保留地给了我。

秋天是带这些,冬天,临近过年,母亲带给我的则是各种肉类,羊肉、牛肉、鸡肉。最霸气的是,她曾不远千里带了一只近五十斤的整羊送到我家来,她把羊肉按不同部位分开装好,吃火锅的,炒菜的,包饺子,她管吃的。看到她这般无微不至,我心里只有深深地不安。每次吃羊肉的时候就在想,若是父亲还在,他老人家会不会就带一头牛到我家来了。这份源自血脉,深入骨髓的亲情之爱,让我心头暖得滚烫,也愧疚得无地自容。

我的老家产西瓜。每年七八月份正是西瓜上市的黄金时段,也是我最暑假的时候。从老家回来时,母亲还是用牛皮袋,装满一袋西瓜带给我。西瓜是货,分量实在,关键圆滚滚的着实不好拿,母亲却执意要我带上,还说我的儿子,她的孙子爱吃西瓜,她,这条不是理由的借口,让你无法辩驳,只好默默地背起西瓜带,哪怕返程之路是万水千山的遥远。

我在他乡生活了十年,像候鸟一样定时地返回故乡。这些年,从老家,从母亲的手里,带过很多很多东西,瓜果蔬菜自是不必说,肉肉鱼油也常有。这些东西,看似平常,普普通通,然而,待你在他的餐桌上摆上了一桌故乡的饭菜,常常吃着吃着,就会泪流满面。

很多年前,在某杂志上读到了一篇关于与作者已经忘却,唯有几句话至今铭心刻骨,“儿女都是偷心的贼”,细细想来,确实如此。作为儿女,小时候,我们偷走了父母的青春年华,偷走了父母的爱美容颜,偷走了父母的

【温暖的爱】

有一种爱叫做妈妈觉得你饿

□高雁萍



旺盛精力,偷走了父母的诗与远方。长大后,作为儿女,我们还在做“贼”,偷走父母的爱,偷走了父母的智慧和包容。作为儿女,我们似乎习惯了做“贼”,父母也习惯了“被偷”,也许只有这样,父母才觉得“这案子没白活”,也许只有这样,父母才觉得生活“有意义”。

爱,原来不是高高大大气上档次的排场和炫耀,而仅仅是一粥一饭的烟火寻常,是你一次次从故乡的土壤上摘取的那,一回回从父母布满皱纹和老年斑的手上接过的家乡土特产,还有那些浸润了温柔缠绵亲情的种种美味佳肴,那是烙印在你生命里记忆回味的香甜的“爸爸的味道”“妈妈的味道”。

网友说:“我们的世界很大,大到常常忽略了他们;我们的世界很小,小到只装满了我们。他们经常忘了,我们已经长大了,就像我们经常忘了,他们早已渐渐白发。人生,没有所谓的来日方长,外面的世界再大,也别忘了,还有他们,在等着回家。”

是的,有空要常回家看看,继续心安理得做“偷心”“偷爱”的“贼”,当然,更要懂得感恩,懂得回报的有良心的“贼”,慢慢地陪陪父母,走过他们的人生暮年,让他们这一辈子活有所值,爱有所值,付出有所值。